

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



分离半个多世纪的青铜兄弟：亚醜钺。

没有讲什么大道理，就是把不同年代、不同地方的文物摆在一起，每一件上面都留着一点笑的痕迹——史前先民捏陶时随手勾的，东汉工匠给陶俑捏出的翘嘴角，麦积山佛像低垂眉眼间那点柔和的弧度，总是让我如此着迷。

隔了半个世纪的重逢

整个展最吸引我眼球的东西，是两件青铜钺。

1965年，山东青州苏埠屯一座商代大墓里挖出两件青铜钺，形体巨大，兽面纹，双目如炬。这是迄今为止除安阳殷墟以外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。两件钺形制几乎一模一样，连嘴角上扬的弧度都一样——镂空的兽面上，双目威严，但齿缝位置勾勒出了一道上扬的弧线。初看是王权对四方的俯视，细看又有一种说不清的悲悯。

自从挖出来之后，两兄弟就被分开了。胖乎一点的那件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，苗条一点的那件留在山东博物馆。一直到去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大展“看见殷商”，两兄弟才首次聚首，此番在辽博再度合体，实属众望所归，计划里6天的同框也因为迎中秋国庆双节延长到了21天。辽博给这件事起了个名字，叫“跨越千年的微笑团圆”。

本周博物

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陶器

借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陶器残件，稚拙随性，望而忍俊不禁。



团圆这个词，放在两件青铜钺身上，粗粗看来是字面意思——一对分开半个多世纪的东西，终于又站在一起；放在国庆这个时间点上，细品又不只是字面意思。展厅最后一部分叫“绵延”，墙上挂着黄胄的《民族大团结》，各族群众的笑脸坦荡灿烂，跟最初7000年前那个陶塑人像脸上的浅笑遥遥呼应。一头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微笑，一头是当代中国人的笑容，中间隔着7000多年来数千件文物，无数个捏陶的、刻字的、画画的、铸青铜的人。玻璃这边站着我们，玻璃那边站着它们。一个微笑能传七千年，一件器物能等半个世纪，说到底，中国人对“团圆”这两个字的执念，从来都是刻在骨头里的。**民**

分离半个多世纪的青铜兄弟：镂空人面纹钺。

